

新民晚报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中秋节始于何时?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始于唐,盛于宋。《唐书·太宗记》:“八月十五中秋节”。北宋更有吃月饼的记载: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和馅”。月饼由此得名,那时用麦芽糖调制,所以偏甜。现在的广式月饼个大,有甜有咸,苏式则新发明了腌笃鲜月饼。宋人如穿越过来尝一枚,不知感觉会如何?

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祭月、拜月的风俗,到唐宋,便结合进中秋习俗。拜月的目的“男则早步蟾宫,高攀仙桂”,到月宫里折到桂枝,比喻科举得中,金榜题名;“女则愿貌似嫦娥,圆如皓月”,那时女子以面如满月为美。千年之后的如今颜值标准大变,流行锥子脸了,又称小V脸、蛇精脸。杨贵妃如坡下有千,肯定要再次惊醒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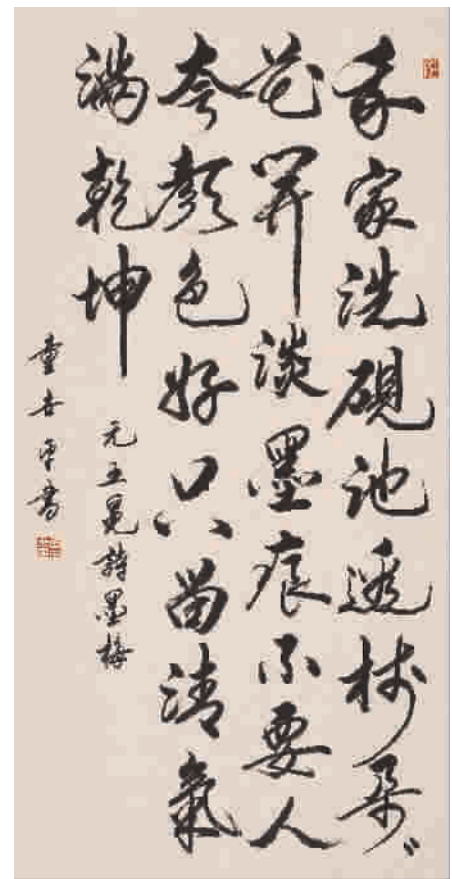
赏月、玩月雅俗共赏,在文人中也很流行,中秋节便在酒肆或上天台,边赏月边饮酒赋诗,唐宋的著名诗人几乎都写过中秋诗。唐朝如张九龄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皮日休、王建,宋朝则有晏殊、梅尧臣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辛弃疾等。比较而言,唐诗主言情,宋诗主说理,唐诗多含蓄,宋诗多直露,中秋诗亦然,所以唐诗中的咏月中秋诗也大多优于宋诗中相应的诗。但词不同于诗,词为“诗之余”,起于唐,盛于宋。词之为体,要眇宜修,能言诗人所不能。再由于长短句式不一,抒情说理比格式严整的诗更能挥洒自如。在宋词中有两首特别引人注目,在格局气派上不仅远超前代,而且也不输唐代中秋诗。

第一首词众所周知,一致公认,那就是北宋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他一来就先记述此词的由来:“丙辰中秋,欢饮达旦,大醉,作此篇,兼怀子由”。苏东坡是个饮酒达人,又是天才诗人,与“斗酒诗百篇”的唐人李白有得一拼。这首词一上来就气势不凡,欲罢不能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?”四句既问天,也问月。其实坡仙此词的问月恰恰来源于诗仙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的第一问:“青天有月来几时,我今停杯一问之。”非常惭愧,一千多年过去了,科学家的回答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一说月亮与地球同庚,因为是在地球形成之初分裂出去的一个环地行星,

迄今46亿岁。这属于地月分裂说或地月同源说。但有人根据从月球带回的岩石标本,测定为53亿岁,而地球最古老的岩石才37亿岁。这意味着月亮资格更老,却被年轻的地球捕获了。可见李白、苏轼的千年之问,科学家没有给出实锤的回答。李白比苏轼更厉害的是,他在《把酒问月》中一口气问了好几个问题。第二问是“人攀明月不可得,月行却与人相随”。这涉及地、月之间的距离和月绕地球运行的原理。第三问是“但见西从海上来,宁知晓向云间没”。这较好回答,因为月是地球的卫星,绕地回空。四问“今人不识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这是从唐初诗人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只相似”中衍生出来的。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最后归结为“唯愿当歌对酒时,月光长照金樽里”,与曹操的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”就如出一辙了。苏轼《水调歌头》的“把酒问青天”虽然脱胎于李白的《把酒问月》一诗,但却能流传更广获得高度的评价,是因为它又翻出了新意,融进了更多的人生哲理,以及旷达自适的境界。

第二首词是南宋辛弃疾的《木兰花慢·可怜今夕月》。词前题记“中秋饮酒将,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,无送月者,因用《天问》体赋。”《天问》是战国诗人屈原写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杰作,对天地、自然、人世和神话传说一连提了171问,中唐时的柳宗元以《天对》作超时时空的回答,还是难以胜任。辛弃疾用《天问》体咏月问月,共七问。既不写“待月”,也不见月怀人、伤今吊古,而是“送月”,仅就明月西沉后的去向而赋:“可怜今夕月,向何处,去悠悠?是别有人间,那边才见,光影东头?”下面还向月的神话发问,一问到底。近人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对前两问评曰:“词人想象,直悟月轮绕地之理,与科学家密合,可谓神悟。”但我觉得辛弃疾的“神悟”似还涉及现代科学的平行宇宙理论,“别有人间”是与我们相仿的平行宇宙,在那里另有一个我,也另有一个东升的月。

天才如屈原、李白、苏轼和辛弃疾,他们对宇宙人生都有大情怀大疑问大思考,但最终都钟情于文学,在文学中问天、问月、问人生,所以他们的文学才会如此博大和瑰丽。



秋兴三首
陈鹏举
忘年不觉白头翁,时忆山居七里流。又是新秋风带雨,听风一夜响帘栊。
那得流沙掌上留,连宵风雨入新秋。自家心事自清供,几上一枚枯石榴。
高木蝉鸣别那收,采莲将尽一年舟。休言夏日犹骑虎,毕竟江山已入秋。

到琉璃厂的时候,天很暗了。原以为这里的夜景灯火通亮,一看绝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。一条经营古代字画和文房四宝的老文化街,看来还是遵循着“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”的古老节奏,与不远处前门大街的喧哗商潮,相隔万里。

走到琉璃厂最东头,向左拐进延寿街,顿时换了一个阶层。说是“街”,狭窄的路面穿行在五十年代的房舍中,只能算是稍微大些的巷。路两边的小店全是老百姓的生计,杂货、水果、卤牛肉、烙饼、小五金、裁缝、电器修理……光着膀子

书法
童世平

接到编辑让写《人到中年》的约稿时,我正坐在泌尿科的门诊室外。因为之前健康检查时查出小便有潜血,所以来到泌尿科做细致检查。医生用上了B超,说肾脏膀胱都无事,潜血原因不明,要么,培养细菌看看吧?下周再来。

隔一周,又在预约时间里去了,被告知,没细菌,红血球白血球都查了,没有血尿——不是血尿但是有潜血,你听不懂吧?医生说。我答是。医生又解释了一串,仿佛理解了不明原因也可能有一点潜血,比如维生素反应之类。

我想说的是,其实一年一度公司安排的体检,经过许多次年年有潜血,然而今年才严肃认真去专科复诊——尽管结果亦是无事。

我想这是因为人到中年。这一年,我经历了人生的死别。也因此,更对自己的健康耿耿于怀。想活很长,最好是健康自理地活,像曾经动辄感叹活太

《樱桃小丸子》的作者,在炎热的八月去世了,无数观众惋惜不已,感谢她创作出如此可爱的九岁女生,并且细腻、犀利地描绘出普通人过日子的点小心机、小窘迫、小快乐,比如一家老小吃的牛肉火锅。

在《我家里很穷》一集里,樱家吃上了热腾腾的牛肉火锅。但由于牛肉价贵,这家的锅里五分之二是牛肉、五分之三是便宜的猪肉。吃的时候,便一筷子夹到牛肉就感觉特别幸运,夹到猪肉就有些小沮丧。火锅吃到一半,妈妈打入鸡蛋、放进年糕,煮成大杂烩。最后剩下的那点汤,还会被小丸子喝得一滴不剩。她发表“高论”道:“汤底才是最后的精华所在。不只是火锅,吃其他东西的时候,汤底也是最好味道的。吃饭的时候,饭盒



的男人、穿着无袖短衫的女人、靠着一张小桌闭目养神的老人、吸着冰棍蹦蹦跳跳的孩子——无一例外,听说话口音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。这里和更大的北京有明显的时间差,时针似乎停顿了,生活留在长长的老画里。

看到一家小饭馆,虽然不饿,却想在这老街吃顿饭。迎面走来的女服务员每走一步都大幅度地手舞足蹈。对她说要一份拍黄瓜、

盖上的饭粒也不错。雪糕盖上的雪糕也不要浪费。总之吃东西如果不吃得干干净净,就不会领悟到食物为人提供的真正价值。”

有些真理是属于不那么富裕的家庭的。拿猪肉

民间“低配版”智慧

指间沙

替代牛肉,这是短缺年代里最熟悉不过的“民间智慧”。带给小丸子童年珍贵记忆的牛肉火锅显然是“低配版”。这就好比罗宋汤的主料本来是牛肉,但过去牛肉价钱贵、难买到,上海的主妇们就用切成丝的红肠来取而代之,以至于到了牛肉没那么难得的现在,家里做罗宋汤照样会去买根红肠来切丝。还有以前常见的上海

家常菜蟹粉蛋,完全见不到货真价实拆出来的蟹黄蟹肉,而是用姜醋等调料炒蛋。鸡蛋没有搅打均匀就下锅,盛起时蛋白与蛋黄是分离的,吃进嘴里有自欺欺人的蟹味。家里没

民间“低配版”智慧

指间沙

菜时,临时添上这么一盘下酒过饭。西方人同样有创造“低配版”的智慧。在咖啡短缺的时候,欧洲人和美国人用菊苣根来替代得不到的咖啡豆。菊苣根烘焙研磨后会产生类似咖啡的香气。此种廉价的“代咖啡”一度相当流行,美国动画《辛普森一家》中,大楼管理员举杯喝的就是菊苣咖啡。战后物资短缺,民众吃不到肉,怎么办?那就吃鱼吧。英国人也曾经拿鲱鱼肉当作牛排替代品。

在“肉丝诚可贵,肉片价更高,若为大排故,两者皆可抛”的饿狼岁月里,人民吃肉的欲望都那么强烈,可供不应求啊,于是面粉加调料也能聊以慰藉一下对肉的念想。以前学校食堂里的狮子头个头挺大,心照不宣地用面粉替代了实在的肉,烧得浓油赤酱、结实实实,倒也很受同学欢迎。窃以为这比用萝卜代替燕窝、粉丝代替鱼翅,在宴席上充场面,还是要实在得多。

另一种“民间智慧”则是以配料填补空白。台湾小说《几度夕阳红》里,贫寒的公务员家里四口人吃饭,桌子上就只有一盘豆腐干炒肉丝算荤的,儿子嫌弃猪肉切得像头发丝一

样细,翻炒半天才夹到一根。同理,舒国治称宁波人拌海蜇皮加入大量萝卜丝,不免有添多配码以达到节俭之目的。而他小时候家里吃炒鳝丝,乃是用许多的瓠瓜切细条与鳝丝同炒,一盘看来很多,其实鳝丝极少。

内脏等下脚料,过去是吃不起肉的穷人食物,卖得极贱。东京流行的“内脏烧”原本始自20世纪初,朝鲜移民用传统烤肉法来处理他们唯一能买得起的肉食。还有四川的凉拌菜夫妻肺片,“肺片”本来写作“废片”,主料是一般餐馆废弃不用的牛杂碎,价格低廉,是当时做苦力的和穷学生爱吃的。

风水轮流转,“穷人的食物”也有翻身的那天。重庆的毛肚火锅原本是嘉陵江畔纤夫们吃的,将宰牛后丢弃的牛下水收拾干净,边烫边吃,饮烈酒,图个痛快。然而现在鲜毛肚可是紧俏货,开火锅店老板娘说没点特殊手段很难拿到货。上海的火锅店,卖得最贵的多半就是这“空运毛肚”,五六片能卖一两百元,远远超过了牛肉。

还有豆制品,本来是穷人补充蛋白质的恩物。然而在德国的表妹感叹:“太贵了,7个油豆腐卖4欧元。”中国香港的朋友说:“我们这里四块豆腐干卖10块钱。”当人力变得值钱,豆腐的身价自然就上去了。或许有一天,豆浆会卖得比牛奶贵。到了那时,谁是谁的“低配版”,还真不好说。



老街与陋巷

梁永安

一份尖椒韭菜炒鸡蛋。她对厨房里面喊了一遍。40岁左右的男厨子跑出来,面色有点惊奇,问:“你一个人要两份菜?”

难道点少了?使劲点点头,厨子才转身又进厨房。一会儿两份菜端出来,才知道为什么厨子会惊讶:份量太大了,,只有绿林好汉才吃得下。又来了个皮肤超黑的男人,在斜对面桌前坐下,要了两份凉菜。还没吃,他先立

起一个小架,把手机放上去,开始念念叨叨地向不知何方的朋友视频直播。念叨的内容都是人生体会,充满生存不易的感叹:“一个月挣个八九千,听着不错,一交个女朋友,全没了……”

拐到东向的茶儿胡同,十来分钟走到前门大街。向北望,耀眼的灯火下,高大的正阳门彰显着威严,人民大会堂的暖光看不到边。这是北京的另一半,与近在咫尺的胡同市井截然不同。这就是人间生活,每一边都有自己的苦乐。

没意思的妈妈如今所说,为了让我知道生命前头还有老妈而觉得自己日子尚长——我也想让我的孩子们一直感到时光尚丰厚。

今天我与友人闲话,说起约有10年后还可以颇有活力地做些事情,十年后,应是颐养,而非打鸡血那样。

我的职业对于年龄还得些厚待,也许10年后也还能在电脑前敲着字,不至彷徨于老年危机。人到中年,知晓人生有尽头,总想着要认真写作了,然而拖拉着,真正是“明日复明日”,沮丧与自勉平行。

所幸,因了中年,更容易理解和谅解人——当然包括了自己。对于日常生活倒多了年轻时未曾感受的热爱,也更愿意真诚善意对待周围的人与事。日语里有个词叫“一期一会”,意即与人

厚道”,善待有缘人。有句话说“人到中年万事休”,但也有句话说“人到中年万事兴”。我觉得中年是在怀旧和依然有梦之间扭捏。比如我很怀念童年时生活的上海和给了我人生温暖基业的亲戚们,所以我今年

会特意回上海看望他们;比如我还怀有对文字和电影的惦记,期冀创作一点有意思的作品。这种感觉与年轻时确实不同。那种对生命和前途的一望无际感(也可以说是四顾茫然)一去不返,如今一切都变得想要珍惜。

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写过一篇关于爱的文章。大意是,人类在延续至今的过程中,积累了许多的知识。比如物理化学天文历史,人类有一种知识共同体,在研究领域前赴后继。然而只有爱是无法教的,唯有每一个人穷尽一生去体验和习得。如何建设关

一期一会

(日本)杜海玲

系,如何度过人生,有多少道理都几乎无用处,这令人们常怀懊悔或遗憾,但同时亦是人生的醍醐之味。所以,个人体验都是冷暖自知,写人到中年,不免要“道天凉好个秋”——然而倒也并不觉萧瑟。

在日本,最有幸福感的年龄段是55岁到64岁这十年。40岁到54岁的幸福度最低。如果按照年龄来说,中年人的幸福度是最低的——按年龄来看,正是中年。越过了中年,反倒豁然开朗了。

从我个人来说,走到中年,学会了接纳自己,也开始相信命运——这倒不是说占卜算卦那种命运,而是你生在一个带有家族烙印的原生家庭,会按照环境密码复制命运,但在这期间,可以了解和感悟,可以有所改变,接纳、享受自己的人生。

中秋、国庆将至,明起刊登一组《我们的节日》。

十日谈

人到中年 责编:殷健灵